

上中学时,我参加过学校的宣传队。我不是乐队的伴奏者,也不表演乐器独奏的节目,却大着胆子跟母亲要钱,买了一支横笛。横笛是用竹子做成的,熟黄的竹管上缠有几道漆黑的丝线,像是一件艺术品,很是喜人。我用竹笛学会了吹奏第一首曲子《东方红》之后,又陆续学会了好几首曲子。从少年到青年,从吹柳笛到吹竹笛,竹笛犹如我所拥有的第一件奢侈品,我对竹笛爱不释手。在校园里,我曾和老师及同学们照过一张合影,那是在中学期间留下的唯一一张黑白合影照片。在照片上,我手里拿的就是那支竹笛。我看来看去,老师和同学们都没拿什么东西,只有我拿着那支道具般的竹笛,似乎显得有些造作,有些冒充高雅,还有些显摆,但也表明我对竹笛确实很喜爱。

笛子的种类其实很多,后来我又看见过木笛、瓷笛、铜笛、银笛、玉笛等,却从没有看见过骨笛。年已过古稀,我不但没见过骨笛,连骨笛这个名词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,我甚至连听说都没听说过。2025年清明节前夕,中原大地的麦苗正在展叶,到处一派绿汪汪的。金黄色的油菜花和粉红的桃花点缀其间,为生机勃勃的大平原增添了明丽的色彩。就是在这春和景明的大好时节,我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的贾湖遗址博物馆,第一次听说骨笛,第一次见到骨笛,并第一次听到动人心魄的骨笛的笛声。

博物馆第一个展馆的彩色展板上,醒目地列出了贾湖遗址考古中发现的11项世界最早文化遗产。馆内还展示了龟甲契刻、鼎形器皿、绿松石饰、建房盖屋、驯化家畜、制作陶器、栽种水稻、结网捕鱼、纺纱织布、酿造果酒等生活痕迹。当然,最重要的、最令人惊叹的文物是八九千年前就已存在的骨笛。每座博物馆都会有一两件最具代表性的文

物,那些文物住往会被讲解员说成是镇馆之宝。而贾湖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,无疑非骨笛莫属。

在一方透明玻璃展柜里,两支并排斜放着的骨笛完美无缺、洁白如玉,不能不让我感到惊奇。试想,如果是普通的人骨或兽骨,经过数千年地底的腐朽,可能会腐朽如酥,并化成泥土,变得不可寻觅。骨笛为何经历岁月的长期考验,还如此完好呢?我注意到,骨笛除了发白,还微微有些发棕,这又是因为什么呢?不难想象,每一件骨笛制成后,骨笛的主人会不断把玩,反复吹奏。久而久之,骨笛的表面就有了光滑的类似玻璃质的包裹,如同裹上一层耐腐蚀的保护层。任何包裹的形成,里面必定包含有物件主人的汗渍、血液,还有时间和心灵,所以才能和历史共存,供后人一睹它当年的风采。

骨笛为竖笛,笛管上下的直径并不一致,两端粗一些,中间稍细一些。讲解员介绍,骨笛是几千年前采用白鹤翅膀上的翅骨制成的。贾湖地处黄淮海地区,河流纵横,水源充沛,很适合大型鸟类栖息和繁衍。

截至目前,从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已达45支。大部分骨笛被送到各地博物馆展出,在贾湖遗址博物馆展出的只有两支。考古专家发现,每座墓葬里出土的骨笛一般都是两支。经音乐专家测音研究,两支骨笛从表面形状看并无差别,但它们的音准却不尽相同,一支音准高一些,另一支稍微低一些。音准

府人善吃是出了名的。对广府女子而言,学厨艺比学女红更重要,会做菜就是“大好女”。古时媒人上门,女方家长坦言自家女儿不会针黹,但厨艺却让人放心——他会理直气壮地说:“我女裁袍补袄,即灼然不会;若修治水蛇、黄鳝,则一条必胜一条矣。”

顺德何以出美食?食材之故也。境内几百条内河河涌,分割出无数岛屿。明末,聪明的顺德人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地上开发出“桑基鱼塘”,地上种桑树养蚕,地面有鱼塘养鱼,鱼塘里种稻田蔬果,如此,天上、地上、水中都是食材,按照当下的话来讲,即生态食材遍地。

若论顺德菜的特点,就是用料五花八门,无所不包,飞潜动植皆可入口,蛇虫虾蟹任由烹调。南宋人周去非说,“不问鸟兽虫蛇,无不食之”。他们做菜如排兵布阵,用食材之长,调兵遣将,就连花朵也要作为食材,在盘顶置几朵盛放的鸡蛋花,热油淋浇,花瓣乱颤,令人赏心悦目,食欲大开。顺德又称凤城,凤城出凤厨。凤厨在广府是出了名的,广州菜馆凡能请到顺德厨师,逢客进门便要炫耀一番:“我家请的是凤厨。”因为粤菜自古推崇顺德菜,吃到精彩处,厨师出来,还要为食客讲解一番,余味悠长。

鱼生是顺德美食公认的第一道。顺德人吃鱼生,鱼要鲜,要现片。北方人考验厨师的刀工往往看厨师的土豆丝切得是否均匀,岭南看的是鱼生切的薄厚程度。厨师先将鱼皮轻轻拨下,再将刀刀平侧搭在鱼肉上,刀口轻轻移动,一片片鱼生便无声贴在了刀面上。皖鱼肉透白,不仔细看,都看不到鱼肉。我在德云居亲眼见过片鱼生的场面,他家片鱼生的厨师就干这一件事,整天片鱼生,速度也不慢,大约10分钟,一条鱼的肉就会变成薄如蝉翼的肉片。

盘有大有小,大盘如箩,小盘如掌。将鱼生一片片铺在白色的盘上,几乎看不出它的存在,剔透晶莹。一盘鱼生,要配很多小盘的配料,切出细如毛发的黄色姜丝、白色的葱丝、嫩绿色的柠檬叶丝、紫色的洋葱丝、红色的尖椒丝、橙色的萝卜丝,还有暗黄的炸芋丝。淋上少许清亮的花生油,撒点盐末,也有撒白糖的,加以紫苏叶,用以提鲜,最后撒上几粒芝麻、花生,完美。人多,就要一大盘,等客人坐齐了,主人用超长的筷子叫大家一起“捞”,即搅拌均匀。这“捞”最忌一人捞,要大家一起捞,同时大喊:“捞起捞起,风生水起。”口号喊完,落座,嘍一口鱼生,滑溜,好像有些清凉,细品,有些清香;毕竟是生食,第一次吃,都会小心品咂,嗯,鱼的味道是有的,像对熟鱼肉中分离出了一丝,却没有腥味,很奇怪,鱼腥去了哪里?再嚼,满口清香,不腻、不膻,越嚼越香。毕竟是生肉,主人家提议,饮烧祖!顺德话,烧祖就是烧酒。鱼肉刚下肚,余味还在嘴巴里,辛辣的烧酒又至,味儿更足。

顺德菜菜品多,鱼生之外,还有脆皮烧鹅、霸王鸭、清蒸鱼、烤乳猪、双皮奶、陈村粉等。总体而言,顺德美食平和,不讨巧,不喧哗,实实在在,平静中满足人的口腹之欲。顺德菜像顺德人的性格一样,包容、开阔、共情能力强,其味讲究原味,却要在原味的基础上精准提升,吃起来不辣、不甜、不咸、不淡,恰当地配合了人的味蕾。

顺德人喜欢一首歌,就是《爱拼才会赢》。顺德人善于拼,拼即拼搏、比拼,就美食而言,比拼是要拿实力说话的。在顺德菜系中,各个村镇均有独家秘籍的带头佳肴,譬如陈村粉、伦教糕、容桂双皮奶、大良鱼生等,每到一地方,就有一个地方的特色菜头,一家菜馆有一家菜馆的拿手好菜。假如一个外乡人在顺德吃上半年载,再去外地,众菜皆索然寡味矣。

顺德确然是美食天堂。

神奇的骨笛

刘庆邦

高的骨笛被专家命名为乾笛,也就是雄笛。音准稍低的骨笛被命名为坤笛,也就是雌笛。这表明,在我国古代的音乐文化中,可能已经有了男女同行和男女之别。

欣赏骨笛的过程中,不免要想象一下骨笛的制作过程。在我想来,每一支巧夺天工的骨笛,制作过程都异常艰难。须知,贾湖骨笛产生的时代还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,当时还没有冶金技术,没有任何金属工具可供使用。而一些用石头做成的石斧、石刀、石锤等,都比较粗糙、笨重,只适合砍伐、收割、破壳等农活儿。加工骨笛是一种相当精细的技术活儿,用什么样的工具才能加工骨笛呢?别无选择,只能用骨头工具,以骨对骨,以骨刻骨,才能完成对骨笛的加工作。我在博物馆的展柜里看到了骨刀、骨标、骨锥、骨针等工具。骨锥尖尖的,锋芒毕露的样子。骨针很细,据说针鼻只能穿过一根头发丝。毋庸置疑,加工骨笛,只能用骨制工具。贾湖人用骨刀对鹤的翅骨进行切割,再用骨锥把骨管打通,并在骨管上钻出音孔。所有的加工过程都非常缓慢,需要日复一日、一丝一点地精准用功。这需要多么高超的智慧、顽强的耐力、坚定的信念,同时还需要同一种信仰般力量的支持。它起码表明,我们的中华先民很早就不仅满足于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,还有文化活动和精神生活,不满足于有吃有穿,还开始了对抽象的艺术的追求。

在贾湖几百座墓葬群里,不是

每座墓葬里都有骨笛,只有在少数的墓穴里才陪葬有骨笛。专家认为,凡发现有骨笛的墓葬,規制都比较高,墓主应该是部落头领或巫师一样的人物,骨笛是人物身份的象征。骨笛不仅有乐器的功能,更多表现为法器的功能。不仅有娱乐的作用,更多发挥的是祭祀的作用。在贾湖出土的还有一种用龟壳装小石子制成的龟铃,在祭祀仪式中与骨笛配套使用,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。龟铃像是打击乐器,如同现在的沙锤,骨笛为吹奏乐器,两者在同一节奏下相辅相成,和先民们一起祭天祭地、祭日祭月、祭雨祭雪,热烈而隆重,那是一种何等激动人心的场面!

上述种种,还不足以说明骨笛的神奇。骨笛的最神奇之处,在于其上所开的7个音孔,和用骨笛所吹奏出的完美的七声音阶。这是人类音乐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考古发现,对于全世界音乐艺术的起源,有着深远的确定性的意义。以前音乐界认为,七声音阶是从外国传到我国的,骨笛以雄辩的事实证明,在中国出土的骨笛,是人类最早的音乐文明源头之一。

通过视频,我听到了上海的一位音乐教授用七孔骨笛吹奏的曲子《梁祝》,那如幽如怨,如泣如诉的旋律,听得我心潮起伏,几乎眼湿。这就是我们的先人在八九千年前所制造的骨笛,这就是用七孔骨笛所吹奏的动人情肠的乐曲,它让我们思接千古,情动万里,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音乐文化中得到情感上的沟通和共鸣。

忽然想起,我也很爱吹笛子,不知能不能把骨笛试吹一下。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我知道,为了更好地保护骨笛这样国宝级的文物,不是谁想吹就能吹的。

虽然我没能吹到骨笛,但神奇的骨笛和用骨笛所吹奏的优美旋律,已永远留在我心中。

给两只小刺猬(童诗)

高洪波

春风悄悄
小草悄悄
两只小刺猬
也悄悄靠近
它们中间隔着一朵蒲公英
我也悄悄

春天这么快来了
是小草顶出来的吗?
是暖风送过来的吗?
还是黄色的迎春花
手牵手捧给我们的?

两只小刺猬
好像刚刚睡醒
从冬眠的小床上
来找蒲公英

你们好呀小刺猬
我知道你们的背上
不光是栗子壳
还有一个甜甜的春天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程红

我的摩托车情结始于20岁出头的青葱岁月。彼时我在城市南三环的建筑工程上班,而家住在城市的北端,每天早上需要蹬自行车一小时通勤,途中还有一个漫长的上坡,自行车轮齿齿轮已经磨秃挂不住链条,骑起来打滑。我大需要一辆新的通勤车。于是想给自己实现“摩托化”。

下班的路上有一家钱江摩托车专卖店,我经常在回家途中停在店门口,隔着橱窗玻璃眼巴巴看着展厅里的摩托车。也进店询问过价,替自己选了两款,一款钱江90的踏板,一款钱江100的仿赛,没考虑什么性能、质量和维修保养,只盯着两点,一是便宜,二是好看。踏板潇洒随意,仿赛造型酷炫,但机器是二冲程的,我搞不清二冲程和四冲程有啥区别,一直在二者之间游移不定。

几乎就真的买了。阻碍我“摩托化”的原因有三个,一是学不会挡车的油离配合,起步就熄火;二是资金优先用于生活其他方面,对于一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,需要添置的装备实在太多,我用尽一个月工资,又借了800块钱买了一部摩托罗拉E328的手机,手机别在腰间带来强烈自豪感,脸比腿先

享受了;三是当我存够了钱,工地也建成了,通勤需求锐减。这笔经费最后用在购置电脑上,依然实现了风驰电掣的梦想,只是从公路换到了互联网。

后来,一个亲戚的旧摩托车托我放在修理店里维修,修好之后我就先试驾了一下,那是一辆白色的125踏板摩托车,俗称大白鲨,骑起来很轻松流畅。我去夜骑,大概是担心累着发动机,我骑了一段距离后下车推行,忽然身后警灯闪烁,一辆警车截停我,车上下来一群治安联防,警察查验了我的身份证,扣车放人。第二天亲戚去派出所领回了摩托车,嘱咐我考个驾照,然后将车交给我使用。

我和这辆车的缘分大约持续了一年时间,翻山越岭,钻街串巷。随着工作的变动,就再没接触过摩托车,连考的E类驾照也作废作废了。

再和摩托车邂逅,已经是20年后了,全社会汽车普及,摩托车从通勤工具变成了大

玩具。老夫聊发少年狂,总想起那个在橱窗前路躇的青年,如今财力允许,何不慷慨款待当年的自己?于是去考了个D类驾照,刚拿到驾照就租了一辆CM300练了两天,考虑购置新车。无奈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,摩托车市场不再是当年嘉陵、钱江、春风豹的天下,更多国产车层出不穷,排量一个比一个大,设计一个赛一个新颖,进口大贸哈雷、印第安、杜卡迪也从画册走入人间。但牌照比车还贵,沪A黄牌五十几万元,蓝牌也要十几万元,于是橱窗前的青年变成了手机屏幕前的中年,依然买不起合不得。

后来回徐州,租了摩托车和初中同学组队“少年游”。动了念头想买一辆放在老家,选择困难症又犯了,纠结是买两轮还是三轮,同学劝我说,试驾过后才能做正确的决定。在某APP上找了一圈,发现全国只有济南才有大型的边三轮。春暖花开了,我来到济南,顺利租到了边三轮,长江700,军绿色,带倒

地摇曳在崖壁上,仿佛一面旗帜,如此醒目地标示着赣南的春天。

没错,映山红是赣州的市花。它惯常在山野中开放,时令一到,赣南大地漫山遍野都是它热烈而明艳的身影,宛若在群山之中点燃了一簇簇火把。因此,赣南人又把它叫作满山红。无论是高山之巅、僻远之地,还是崖谷之畔、石缝之间,都是它安身立命的好地方。越是在无人企及的险峻处,它开得越是鲜艳,越是肆无忌惮。

少年时,去山里采一束映山红,是春天的必修课。进山欣赏,遇着开得最美最繁密的那几株,折下来,别在柴火担里,招招摇摇地挑回家。十几里山路,好似一路都挑着春风,健步如飞。回到家,将花枝插到攒下的玻璃瓶里,灌好水,摆在桌子上,一屋子都弥漫起山林的气息。

山区长大的孩子都知道,映山红是可以吃的。在山上走累了,口干了,随意摘几朵干净的花,去了花蕊,塞进嘴里一嚼,酸酸甜甜的滋味就灌满了口腔。那种鲜、那种嫩、那种独特的香气,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后来,我发现有些地方会将映山红制成蜜饯出售,既让城里人吃到了山野之味,又给山里人换来一些经济收入,真是个好主意。

与品类众多的培植杜鹃花不同,映山红最大的特点是随遇而安、自在不羁。它经得起阴寒、耐得住寂寞,吃得下苦,不开花的时候,枝干和叶子都毫不起眼,总是被群山中的其他植物遮蔽。它也不争不抢,只是默默地积蓄力量,只为春天来一场大爆发。每一朵花都都在拼尽全力,每一次开放都像要挤破枝头。风过处,红浪翻涌,无拘无束的花枝张扬着它们原

始的力和美。

生长在红色厚土上的赣南人,多么像这漫山遍野率性绽放的映山红。历史上,他们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,从中原一路南迁,扎根于斯、开拓进取,最终使客家人发展成赣州最庞大的族群。苏区时期,他们簇拥着星星之火,像映山红那样不惧艰险,四处扎根,托举着革命薪火,为建立新中国付出了巨大牺牲,翻阅史册,赣南仅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近11万人。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,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赣州籍烈士倒下。

听瑞金的老辈人说,每一位从家乡出发的战士,都会告诉亲人:“等着我吧,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只是前方山高水长,一场接一场的硬仗等着他们去冲锋陷阵。“夜半三更盼天明,寒冬腊月盼春风,若要盼得哟红军来,岭上开遍哟映山红……”苏区人民就这样等啊,等啊,一直等到改天换地。而他们送出的好儿郎,大多没有回来。只有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,年年像火一样映照在这片土地。

我登上了位于瑞金市泽覃乡的红林山。1935年春天,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就在这座山上壮烈牺牲,他倒下的时候,正是映山红绽放如血的4月。此后的每年,红林山上的映山红都会如期开放,拜谒先烈的人们也会如期到来。大家都说,这里的映山红仿佛被烈士的鲜血染得更红更艳了。

我像少时一样,折下几枝映山红带回家中,将它们养护在花瓶里。望着它们,就好像望见了春色满目,就好像望见了新中国艰苦卓绝的来时路。

挡,俗称垮斗。

初上手生疏,但很快进入状态。下午单独骑车去见朋友,我一个新手,没人带路,在陌生的城市开着陌生的摩托车,真有点忐忑。戴上头盔,开启高德导航,骑了一个钟头见到了朋友,又骑了一个钟头回来。在济南经十路的滚滚车流中手忙脚乱地升档降档,同时接受着路人的“注目礼”,感觉只有一个,这玩意拉风拉风,绝对不适合城市通勤,明天赶紧还了去。

第二天还是与济南的朋友们去了南部山区,本以为山路难行,实际上空山幽谷,放马撒欢,行驶在林间公路,恍然变成了威风凛凛的摩托兵。行至山巅,蓦然回首,颇有种“回看射雕处,千里暮云平”的豪迈感。

回来之后,想骑摩托车的心思更加强烈,鉴于上海摩托车牌照的价格和一年之中适合骑行的天气,以及日益完善的摩托车租赁行业,遂决定采取以租代购方式,每当回徐州时长租一辆。我选择的国产钱江闪300巡航车型,轻便灵活,容易操控,还省却了保养维护的麻烦。

骑着摩托飞驰在南三环,我仿佛看到年轻的自己正骑着单车并驾齐驱。

去陕南采风,听到这样一则趣闻:陕西汉中市汉台区的一名年轻干部,被组织派到镇巴县的一个村子任驻村第一书记。小伙子热情很高,很想干出一番成绩,他帮助群众种植天麻,扶持电商经营,推销农副产品。对于他的这些努力,村民给出的评价是“不咋地”。

“不咋地”?就是不怎么样,说白了就是“不行”。那名年轻干部很纳闷,心想自己哪项工作做得不到位?还是哪里失了礼教?他咋想都闹不明白,就去找包片负责人请教。对方听了他的话,哈哈大笑:“你一个汉台娃听不懂镇巴话,不咋地就是挺好,这是在夸你哩!”

同样的一句话,在不同地方,语义竟截然不同。这从一个侧面生动诠释了那句“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”。这里的“俗”,指的就是地域性的风俗文化。不只是方言,由于地理环境、历史背景以及民族信仰的差异,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,不同地域、不同族群间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,体现在方言、饮食、服饰、住宅、节庆等方面面。这些独特的风俗文化,承载着一方地域的乡土情结和文化认同。因而,对到地方工作特别是到农村、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来说,尊重和了解当地风俗,做到入乡随俗,融入其中,就成为一门必修课。

入乡随俗,前提当然是要先入乡问俗。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,来一个孔夫子的“每事问”。这既是一种学习、一种适应,也是对地域文化的一份尊重。《礼记·曲礼》中说:“入竟而问禁,入国而问俗,入门而问讳。”这三问,同样适用于今天。办法产生于了解情况,来源于群众之中。学会用当地的方言说话,方能没有障碍地与群众深入交流;熟悉当地的山川地理,方能做出切合实际的发展规划;明了当地的风土人情,方能彼此建立情感上的信任。情况明,才能办法多。

不禁想起陕北广为栽植的一种柳树。这柳树不是公园里常见的那种垂柳,而是枝干直立向上,指向天空。陕北人把这种柳树叫作旱柳、毛头柳,也叫塞上柳。这种柳树的生命力极为旺盛,在陕北高原的山川大漠中都能生长。每到初冬,当地人必对这种柳树裁

映山红

朝 颜

山区长大的孩子都知道,映山红是可以吃的。在山上走累了,口干了,随意摘几朵干净的花,去了花蕊,塞进嘴里一嚼,酸酸甜甜的滋味就灌满了口腔。那种鲜、那种嫩、那种独特的香气,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后来,我发现有些地方会将映山红制成蜜饯出售,既让城里人吃到了山野之味,又给山里人换来一些经济收入,真是个好主意。

与品类众多的培植杜鹃花不同,映山红最大的特点是随遇而安、自在不羁。它经得起阴寒、耐得住寂寞,吃得下苦,不开花的时候,枝干和叶子都毫不起眼,总是被群山中的其他植物遮蔽。它也不争不抢,只是默默地积蓄力量,只为春天来一场大爆发。每一朵花都都在拼尽全力,每一次开放都像要挤破枝头。风过处,红浪翻涌,无拘无束的花枝张扬着它们原

始的力和美。

生长在红色厚土上的赣南人,多么像这漫山遍野率性绽放的映山红。历史上,他们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,从中原一路南迁,扎根于斯、开拓进取,最终使客家人发展成赣州最庞大的族群。苏区时期,他们簇拥着星星之火,像映山红那样不惧艰险,四处扎根,托举着革命薪火,为建立新中国付出了巨大牺牲,翻阅史册,赣南仅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近11万人。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,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赣州籍烈士倒下。

听瑞金的老辈人说,每一位从家乡出发的战士,都会告诉亲人:“等着我吧,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只是前方山高水长,一场接一场的硬仗等着他们去冲锋陷阵。“夜半三更盼天明,寒冬腊月盼春风,若要盼得哟红军来,岭上开遍哟映山红……”苏区人民就这样等啊,等啊,一直等到改天换地。而他们送出的好儿郎,大多没有回来。只有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,年年像火一样映照在这片土地。

我登上了位于瑞金市泽覃乡的红林山。1935年春天,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就在这座山上壮烈牺牲,他倒下的时候,正是映山红绽放如血的4月。此后的每年,红林山上的映山红都会如期开放,拜谒先烈的人们也会如期到来。大家都说,这里的映山红仿佛被烈士的鲜血染得更红更艳了。

我像少时一样,折下几枝映山红带回家中,将它们养护在花瓶里。望着它们,就好像望见了春色满目,就好像望见了新中国艰苦卓绝的来时路。

挡,俗称垮斗。

初上手生疏,但很快进入状态。下午单独骑车去见朋友,我一个新手,没人带路,在陌生的城市开着陌生的摩托车,真有点忐忑。戴上头盔,开启高德导航,骑了一个钟头见到了朋友,又骑了一个钟头回来。在济南经十路的滚滚车流中手忙脚乱地升档降档,同时接受着路人的“注目礼”,感觉只有一个,这玩意拉风拉风,绝对不适合城市通勤,明天赶紧还了去。

第二天还是与济南的朋友们去了南部山区,本以为山路难行,实际上空山幽谷,放马撒欢,行驶在林间公路,恍然变成了威风凛凛的摩托兵。行至山巅,蓦然回首,颇有种“回看射雕处,千里暮云平”的豪迈感。

回来之后,想骑摩托车的心思更加强烈,鉴于上海摩托车牌照的价格和一年之中适合骑行的天气,以及日益完善的摩托车租赁行业,遂决定采取以租代购方式,每当回徐州时长租一辆。我选择的国产钱江闪300巡航车型,轻便灵活,容易操控,还省却了保养维护的麻烦。

骑着摩托飞驰在南三环,我仿佛看到年轻的自己正骑着单车并驾齐驱。

去陕南采风,听到这样一则趣闻:陕西汉中市汉台区的一名年轻干部,被组织派到镇巴县的一个村子任驻村第一书记。小伙子热情很高,很想干出一番成绩,他帮助群众种植天麻,扶持电商经营,推销农副产品。对于他的这些努力,村民给出的评价是“不咋地”。

“不咋地”?就是不怎么样,说白了就是“不行”。那名年轻干部很纳闷,心想自己哪项工作做得不到位?还是哪里失了礼教?他咋想都闹不明白,就去找包片负责人请教。对方听了他的话,哈哈大笑:“你一个汉台娃听不懂镇巴话,不咋地就是挺好,这是在夸你哩!”

同样的一句话,在不同地方,语义竟截然不同。这从一个侧面生动诠释了那句“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”。这里的“俗”,指的就是地域性的风俗文化。不只是方言,由于地理环境、历史背景以及民族信仰的差异,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,不同地域、不同族群间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,体现在方言、饮食、服饰、住宅、节庆等方面面。这些独特的风俗文化,承载着一方地域的乡土情结和文化认同。因而,对到地方工作特别是到农村、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来说,尊重和了解当地风俗,做到入乡随俗,融入其中,就成为一门必修课。

入乡随俗,前提当然是要先入乡问俗。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,来一个孔夫子的“每事问”。这既是一种学习、一种适应,也是对地域文化的一份尊重。《礼记·曲礼》中说:“入竟而问禁,入国而问俗,入门而问讳。”这三问,同样适用于今天。办法产生于了解情况,来源于群众之中。学会用当地的方言说话,方能没有障碍地与群众深入交流;熟悉当地的山川地理,方能做出切合实际的发展规划;明了当地的风土人情,方能彼此建立情感上的信任。情况明,才能办法多。

不禁想起陕北广为栽植的一种柳树。这柳树不是公园里常见的那种垂柳,而是枝干直立向上,指向天空。陕北人把这种柳树叫作旱柳、毛头柳,也叫塞上柳。这种柳树的生命力极为旺盛,在陕北高原的山川大漠中都能生长。每到初冬,当地人必对这种柳树裁

映山红

朝 颜

山区长大的孩子都知道,映山红是可以吃的。在山上走累了,口干了,随意摘几朵干净的花,去了花蕊,塞进嘴里一嚼,酸酸甜甜的滋味就灌满了口腔。那种鲜、那种嫩、那种独特的香气,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后来,我发现有些地方会将映山红制成蜜饯出售,既让城里人吃到了山野之味,又给山里人换来一些经济收入,真是个好主意。

与品类众多的培植杜鹃花不同,映山红最大的特点是随遇而安、自在不羁。它经得起阴寒、耐得住寂寞,吃得下苦,不开花的时候,枝干和叶子都毫不起眼,总是被群山中的其他植物遮蔽。它也不争不抢,只是默默地积蓄力量,只为春天来一场大爆发。每一朵花都都在拼尽全力,每一次开放都像要挤破枝头。风过处,红浪翻涌,无拘无束的花枝张扬着它们原

始的力和美。

生长在红色厚土上的赣南人,多么像这漫山遍野率性绽放的映山红。历史上,他们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,从中原一路南迁,扎根于斯、开拓进取,最终使客家人发展成赣州最庞大的族群。苏区时期,他们簇拥着星星之火,像映山红那样不惧艰险,四处扎根,托举着革命薪火,为建立新中国付出了巨大牺牲,翻阅史册,赣南仅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近11万人。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,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赣州籍烈士倒下。

听瑞金的老辈人说,每一位从家乡出发的战士,都会告诉亲人:“等着我吧,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只是前方山高水长,一场接一场的硬仗等着他们去冲锋陷阵。“夜半三更盼天明,寒冬腊月盼春风,若要盼得哟红军来,岭上开遍哟映山红……”苏区人民就这样等啊,等啊,一直等到改天换地。而他们送出的好儿郎,大多没有回来。只有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,年年像火一样映照在这片土地。

我登上了位于瑞金市泽覃乡的红林山。1935年春天,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就在这座山上壮烈牺牲,他倒下的时候,正是映山红绽放如血的4月。此后的每年,红林山上的映山红都会如期开放,拜谒先烈的人们也会如期到来。大家都说,这里的映山红仿佛被烈士的鲜血染得更红更艳了。

我像少时一样,折下几枝映山红带回家中,将它们养护在花瓶里。望着它们,就好像望见了春色满目,就好像望见了新中国艰苦卓绝的来时路。

挡,俗称垮斗。

初上手生疏,但很快进入状态。下午单独骑车去见朋友,我一个新手,没人带路,在陌生的城市开着陌生的摩托车,真有点忐忑。戴上头盔,开启高德导航,骑了一个钟头见到了朋友,又骑了一个钟头回来。在济南经十路的滚滚车流中手忙脚乱地升档降档,同时接受着路人的“注目礼”,感觉只有一个,这玩意拉风拉风,绝对不适合城市通勤,明天赶紧还了去。

第二天还是与济南的朋友们去了南部山区,本以为山路难行,实际上空山幽谷,放马撒欢,行驶在林间公路,恍然变成了威风凛凛的摩托兵。行至山巅,蓦然回首,颇有种“回看射雕处,千里暮云平”的豪迈感。

回来之后,想骑摩托车的心思更加强烈,鉴于上海摩托车牌照的价格和一年之中适合骑行的天气,以及日益完善的摩托车租赁行业,遂决定采取以租代购方式,每当回徐州时长租一辆。我选择的国产钱江闪300巡航车型,轻便灵活,容易操控,还省却了保养维护的麻烦。

骑着摩托飞驰在南三环,我仿佛看到年轻的自己正骑着单车并驾齐驱。

学会入乡随俗

陈四长

做到入乡随俗,根本上还是一个情感问题。情感上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,就会努力地去学习、去适应。我初到榆林佳县工作,也碰到过风俗不同带来的困惑。一是听不懂佳县方言,交流不便;二是不适应当地的一些习惯,情感上别扭。比如吃饭,我们家乡习惯在高桌子低板凳上吃饭,佳县农村则是在炕上吃饭,在热炕头上摆一张小炕桌,一个个盘腿围着餐桌用餐。

我开始很不适应,一是腿坐不住,二是盘的时间一长腿就麻。但下乡工作吃饭家家都是如此,不适应也得适应。我告诫自己要学会改变,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,自然就入乡随俗了。

为了消除交流的障碍,我把当地的方言词语加注记在本子上,主动用方言与当地人交流。尽管时常说得蹩脚,惹人发笑,但那种笑是会心的笑,拉近了彼此的距离,工作起来自然顺畅了许多。那一刻,我感到自己不仅入了乡随了俗,更在情感上真正地融入了当地。

金台随感

金台随感

映山红

朝 颜

山区长大的孩子都知道,映山红是可以吃的。在山上走累了,口干了,随意摘几朵干净的花,去了花蕊,塞进嘴里一嚼,酸酸甜甜的滋味就灌满了口腔。那种鲜、那种嫩、那种独特的香气,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后来,我发现有些地方会将映山红制成蜜饯出售,既让城里人吃到了山野之味,又给山里人换来一些经济收入,真是个好主意。

与品类众多的培植杜鹃花不同,映山红最大的特点是随遇而安、自在不羁。它经得起阴寒、耐得住寂寞,吃得下苦,不开花的时候,枝干和叶子都毫不起眼,总是被群山中的其他植物遮蔽。它也不争不抢,只是默默地积蓄力量,只为春天来一场大爆发。每一朵花都都在拼尽全力,每一次开放都像要挤破枝头。风过处,红浪翻涌,无拘无束的花枝张扬着它们原

始的力和美。

生长在红色厚土上的赣南人,多么像这漫山遍野率性绽放的映山红。历史上,他们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,从中原一路南迁,扎根于斯、开拓进取,最终使客家人发展成赣州最庞大的族群。苏区时期,他们簇拥着星星之火,像映山红那样不惧艰险,四处扎根,托举着革命薪火,为建立新中国付出了巨大牺牲,翻阅史册,赣南仅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近11万人。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,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赣州籍烈士倒下。

听瑞金的老辈人说,每一位从家乡出发的战士,都会告诉亲人:“等着我吧,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只是前方山高水长,一场接一场的硬仗等着他们去冲锋陷阵。“夜半三更盼天明,寒冬腊月盼春风,若要盼得哟红军来,岭上开遍哟映山红……”苏区人民就这样等啊,等啊,一直等到改天换地。而他们送出的好儿郎,大多没有回来。只有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,年年像火一样映照在这片土地。

我登上了位于瑞金市泽覃乡的红林山。1935年春天,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就在这座山上壮烈牺牲,他倒下的时候,正是映山红绽放如血的4月。此后的每年,红林山上的映山红都会如期开放,拜谒先烈的人们也会如期到来。大家都说,这里的映山红仿佛被烈士的鲜血染得更红更艳了。

我像少时一样,折下几枝映山红带回家中,将它们养护在花瓶里。望着它们,就好像望见了春色满目,就好像望见了新中国艰苦卓绝的来时路。

挡,俗称垮斗。

初上手生疏,但很快进入状态。下午单独骑车去见朋友,我一个新手,没人带路,在陌生的城市开着陌生的摩托车,真有点忐忑。戴上头盔,开启高德导航,骑了一个钟头见到了朋友,又骑了一个钟头回来。在济南经十路的滚滚车流中手忙脚乱地升档降档,同时接受着路人的“注目礼”,感觉只有一个,这玩意拉风拉风,绝对不适合城市通勤,明天赶紧还了去。

第二天还是与济南的朋友们去了南部山区,本以为山路难行,实际上空山幽谷,放马撒欢,行驶在林间公路,恍然变成了威风凛凛的摩托兵。行至山巅,蓦然回首,颇有种“回看射雕处,千里暮云平”的豪迈感。

回来之后,想骑摩托车的心思更加强烈,鉴于上海摩托车牌照的价格和一年之中适合骑行的天气,以及日益完善的摩托车租赁行业,遂决定采取以租代购方式,每当回徐州时长租一辆。我选择的国产钱江闪300巡航车型,轻便灵活,容易操控,还省却了保养维护的麻烦。

骑着摩托飞驰在南三环,我仿佛看到年轻的自己正骑着单车并驾齐驱。